



非洲译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修复脆弱的国家 发展的新范例

[美] 赛斯·D.卡普兰◎著

颜琳◎译

**Fixing Fragile State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非洲译丛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修复脆弱的国家

发展的新范例

[美] 赛斯·D. 卡普兰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修复脆弱的国家：发展的新范例 / (美) 卡普兰著；
颜琳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39-0866-5

I. ①修… II. ①卡… ②颜…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世界 IV. ①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2961 号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

Fixing fragile State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 Seth D. Kaplan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Fixing Fragile States /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by Seth D. Kapl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8 by the author(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01-2015-7107

修复脆弱的国家：发展的新范例

出 版 人 许久文

著 者 (美) 赛斯·D. 卡普兰

责任编辑 程 旭

整体设计 逸品文化

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 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 B 座 601 室

邮 编 100102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39-0866-5

定 价 52.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非洲译丛》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成思危

主 任 陈 元

副主任 姜 洪 舒运国 于向东

李安山 刘洪武

分类主编

非洲经济 余南平

非洲法律 洪永红

非洲历史 李安山

非洲政治 刘鸿武

中非关系

非洲社会

非洲民族与宗教

非洲文化与艺术

包胜勇

项目负责人 王书燕 许久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敬将该书献给我的父母和脆弱国家中的孩子！如果没有父母的支持，该书将无法完成！

“人民不是因为贫穷而发起叛乱，而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体制之外。让人民成为经济发展的利益攸关方，向他们证明政府正在努力将他们纳入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将能够促使恐怖分子无所遁形。”——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在所有扼杀穷人的恶行中，没有一个比坏政府更具致命性。”——《经济学家》

“2001年的9·11事件告诉我们，虚弱的国家，例如阿富汗，能够像强大的国家那样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构成重大的威胁。贫穷并不会使穷人成为恐怖分子和杀人犯。然而，贫穷、孱弱的体制、腐败能够使虚弱国家在恐怖分子网络以及贩毒集团面前不堪一击。”——《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保护我们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由善治国家构成的世界。”——《2003年欧盟安全战略》

“虚弱国家是我们国际体系基石的裂缝。置之不理，他们将会威胁到整个政治大厦与经济稳定……这些国家会破坏邻国和整个地区的稳定，像任何自然灾害那样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出于人道主义的义务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必须予以关切。”——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R. Biden, Jr.）

出版说明

中国与非洲相距遥远，但自古以来，两地人民就有了从间接到直接、从稀疏到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增进了两地人民的沟通与了解，为两地的发展不断发挥着作用。特别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因为共同的命运，中国和非洲都走上了反殖民主义革命与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中非之间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迈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中非经贸关系日益深入，及时了解非洲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情况当然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感于此，我社组织翻译出版这套《非洲译丛》，所收书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非洲大陆的政经概貌以及过去我们很少涉及的一些重要国家的情况，涵盖多个语种，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学术性，意在填补我国对非洲研究的空白，对于相关学术单位和社会各界了解非洲，开展对非洲的研究与合作有所帮助。

译丛由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国内非洲研究的重镇以及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等单位组织，由非洲研究专家学者遴选近期国外有关非洲的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有较大影响、学术水准较高的论著，汇为一

编，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共约 100 种图书。

对于出版大型丛书，我社经验颇乏，工作中肯定存在着一些不足，期待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共襄盛举，以期为中非合作做出贡献。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4 年 8 月

前言

1988年末至1989年初的几个月时间，我进行了两次旅行。这激起了我在20年间不断探索和反思的激情，最后促成了本书。首先，我去了尼日利亚的原首都拉各斯，为一家充满进取心的、年轻的银行工作。在那儿，我与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并且切身感受了这个有着令人迷醉的多元化，但是存在深刻分裂的年轻国家。数月里，在出租车的夹击中，我学习了如何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中驾车的高超技艺，还经历了长期的断电生活，并且引导政府官员遵循法律。在这最不可预知的环境中，我的同事和朋友教我如何在日常的生活挑战中生存，包括如何开展业务、如何旅行以及如何维持生活。随后，我乘飞机飞越了几个大陆，似乎横跨了整个世界，抵达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日本。在日本的四年时间，我熟练地掌握了该国的语言和文化，并且尽我最大的努力去适应日本人的世界观。我再一次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并且在该国一个最好的制造业公司中工作。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中学习行为举止之间的细微差别，在这一痴迷于质量、注重最小细节的社会中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被其每一个系统如

此精确地运转所折服。

这两种经历的鲜明对比在我的脑海中发酵，激起了我对这些问题的强烈兴趣：各种社会是如何运行的，为什么仅仅是某些要素推动了社会与国家的进步。作为一个商人，他必须经常地思考哪些社会经济环境会鼓励投资，哪些行动能够影响到政府官僚机构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国家内的哪些要素预示着国家的未来。而我日常的工作促进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后，这些想法成为了研究假设以及随后关于这些议题的结论。我对发展中国家魅力的痴迷，例如市场的刺激、街道的电力、人民的热情以及各种各样的经历，导致我走得越来越远，并试图在个人所能及的范围内感受尽可能多的地方。我对我所遇到的人民的移情心理，促使我努力去理解他们的世界观，去感受他们的希望和奋斗，并且找出哪些力量能够帮助或者阻碍他们实现其梦想。我所见识的社会越多，所体验的国家越多，我必须给逐步形成的理论提供的数据就越多。

从根本上而言，本书涉及了发展进程，并且讨论了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繁荣，而其他的国家似乎永远地被存在功能障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阻碍，陷入了可怕的贫困。尝试使用一个包罗万象的范例，罗列哪些力量驱动——就此而言，哪些力量有可能促进——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试图超越现有的解决方案去寻求答案。现有的解决方案一开始就主导发展领域，并且继续在该领域的专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虽然没有人能够否认竞争性选举、自由市场改革以及社会发展开支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某些根本性的社会政治、历史与地理力量在发展的最初阶段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影响到一个国家获得成功

的机会。除非设计好的制度能够利用这些根本性的力量，否则向前进步将是不可能的，无论领导人有着多么良好的意愿，无论这些国家即将获得多少援助。

本书是一个跨越了7个国家和地区的旅程。在准备这一书稿的过程中，我访问了几乎所有的国家。出于个人和整体的考虑，我选择了这7个国家。它们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正在努力奋斗的国家和发展的知识。每一个案例研究集中展示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条件中一个不同的侧面，这在世界上不发达的国家中都可以找到。尽管许多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在某个案例研究与另一个案例研究中有着极大的重叠，但是，从世界上所选择的7个案例——安第斯山脉、西非、非洲之角、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凡特地区、高加索和南亚，它们都因为其独特的历史演进而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我在这儿提出的某些观点将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非常规的，但是我坚信这些观点并不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我请求资深的决策者、经验丰富的实业家、杰出的学者以及当地的专家，来评论每一章的草稿，并指出任何看起来不合理的或者不切实际的问题。尽管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确保本书的分析和建议是务实的，并对提出的观点没有任何的疑虑，但是，这些观点处在当前发展研究圈主流的思想之外。毕竟，脆弱国家中的人民已经历经了几十年的战争、恶政和贫困，而当前的发展方案在减轻人民痛苦方面做得很少，或者毫无作为；难道现在不是时候来考虑可替代的方案吗？

致 谢

20 年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在这期间，一个人可以接触到许多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是通过正式引荐的，其他人与你在街上擦肩而过，在巴士上坐在你旁边，或者在村庄漫步时遇见。许多人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耐心地解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价值观，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人民的传统、社会和土地的独特性。无论它是白沙瓦（Peshawar）郊外的一个普什图小镇，阿克拉的一个大学校园，哈尔格萨（Hargeisa）举行的一场婚礼，南京的一场政府晚宴，东京一家公司组织的郊游，或者是大马士革的一家咖啡屋，无数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找到路，邀请我到他们家，并向我展示了好客和关心，这远出乎了我的预料。在该过程中，他们教我欣赏他们国家民族精神中独特的美和旋律。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感谢，并对我在某些地方不符合一名学生的标准只能表示道歉。这总是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人去学习。

虽然本书的内容，包括委员会名单中的任何错误或者遗漏，都只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是，很多人特别热心地帮助我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并对书中的章节给予了批判性的反馈。

需要感谢太多的人，以至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出他们姓名，但是我想要特别地感谢这些人：

•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阿纳尔·阿马多夫（Anar Ahmadov）、雷拉·阿利耶娃（Leila Alieva）、大卫·艾森伯格（David Eizenberg）、法里德·古利耶夫（Farid Guliyev）、阿瓦兹·哈萨诺夫（Avaz Hasanov）、塔比卜·胡塞诺夫（Tabib Huseynov）、乌尔沃·伊斯马伊（Ulvi Ismayil）、沙瓦什·科恰良（Shavarsh Kocharyan）、伊尔加尔·马迈多夫（Ilgar Mammadov）、赛达·穆拉德良（Seda Muradyan）、奈西卜·纳斯波利（Nasib Nassibli）、大卫·沙纳扎良（David Shahnazaryan）和艾努尔·尤斯弗娃（Aynur Yusifova）。

• 玻利维亚：安东尼奥·阿拉尼巴·阿泽（Antonio Aranibar Arze）、米格尔·布伊特拉戈（Miguel Buitrago）、米格尔·森特拉斯（Miguel Centellas）、朱尔斯·兰佩尔（Jules Lampell）、费尔南多·马约尔加·乌加特（Fernando Mayorga Ugarte）、约瑟·梅特恩伯姆（Jose Mirtenbaum）、戈多弗雷多·桑多瓦尔（Godofredo Sandoval）、祖勒玛·托雷斯·拉古娜（Zulema Torrez Laguna）、卡洛斯·维勒加斯·基罗加（Carlos Villegas Quiroga）、莫伊拉·苏亚索（Moirá Zuazo）。

• 尼日利亚：伊比提米·巴尼戈（Ebitimi Banigo）、托萨·欧戈波莫（Tosa Ogbomo）、卡利斯图斯·尤达勒（Callistus N. Udalar）、德里克·威廉姆斯（Derego Williams）。

• 巴基斯坦：西里尔·阿尔梅达（Cyril Almeida）、哈米德·哈龙（Hameed Haroon）、佩尔韦兹·胡德拜尔（Pervez Hoodbhoy）、伊利亚斯·汗（M. Ilyas Khan）、艾哈迈德·比拉

尔·马赫布卜 (Ahmed Bilal Mehboob)、玛丽亚姆·穆夫提 (Mariam Mufti)、阿里发·努尔 (Arifa Noor)、拉苏尔·巴克斯·赖斯 (Rasul Bakhsh Rais)、阿西娅·里亚兹 (Aasiya Riaz)、哈桑·阿斯卡里·里兹维 (Hasan Askari Rizvi)、穆罕默德·瓦西姆 (Muhammad Waseem)、阿克巴·扎伊迪 (S. Akbar Zaidi)。

• 索马里兰：亚当·尤瑟夫·阿伯克 (Adan Yousuf Abokor)、阿杜拉希·杜亚里 (Abdillahi Duale)、波比·尤瑟夫·杜亚里 (Bobe Yusuf Duale)、尤瑟夫·阿卜迪·戈波比 (Yusuf Abdi Gabobe)、穆罕默德·赛义德·默罕默德·吉斯 (Mohamed Saeed Mohamed Gees)、穆罕默德·阿杜拉希·哈比 (Mohamed Abdillahi Harbi)、穆罕默德·哈斯 (Mohamed Hashi)、穆罕默德·拉希德·哈桑 (Mohamed Rashid Sh. Hassan)、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Mohamed Ibrahim)、埃德娜·亚当·伊斯梅尔 (Edna Adan Ismail)、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马哈茂德·斯兰尤 (Mohamed Ahmed Mahamoud (Silaanyo))、乌尔夫·特林登 (Ulf Terlinden)、露露·法拉·托德 (Lulu Farah Todd)、阿米娜·尤瑟夫 (Amina Yusuf)。

• 叙利亚：萨米尔·阿尔塔奇 (Samir Altaqi)、塔拉尔·阿塔什 (Talal Atrash)、齐亚德·海达尔 (Ziad Haidar)、易卜拉欣·哈米迪 (Ibrahim Hamidi)、乔治·雅布尔 (George Jabbour)、卡里姆·穆达里斯 (Karem Moudarres)、雷德·纳格什班迪 (Raed Nakshbandi)、亚辛·哈吉·萨利赫 (Yassin Hajj Salih)、萨米尔·瑟梵 (Samir Seifan)、吉哈德·亚兹基 (Jihad Yazigi)。

• 北美：弗兰·彼得曼 (Fran Biderman)、马库斯·布劳切利 (Marcus Brauchli)、爱德华·布斯汀 (Edouard Bustin)、汤姆·卡拉菲 (Tom Callaghy)、史蒂芬·科恩 (Stephen Cohen)、切斯特·克洛克 (Chester Crocker)、斯特西亚·乔治 (Stacia Geoge)、杰弗里·赫伯斯特 (Jeffrey Herbst)、约书亚·兰迪斯 (Joshua M. Landis)、普林斯顿·莱曼 (Princeton Lyman)、罗伯特·普林格尔 (Robert Pringle)、哈里斯·莱因哈特 (Harris Reinhardt)、罗谢尔·夏普 (Rochelle Sharpe)、彼得·塔基拉姆布德 (Peter Takirambudde)、威廉·扎特曼 (I. William Zartman)。

• 欧洲：丹尼尔·巴赫 (Daniel Bach)、克里斯托弗·克拉法姆 (Christopher S. Clapham)、丹尼斯·塔尔 (Denis Tull)。

• 日本：巴巴一家 (the Babas)、弘藤卷 (Fujimaki Yoshihiro)、花袋神武 (Katai Shinbu)、高坂友 (Kousaka You)、三古文雄 (Mitani Fumio)、望月小西 (Mochizuki Yukinaga)、森本俊雄 (Morimoto Toshio)、西尾进 (Nishio Susumu)、大久保一敏 (Ohkubo Kazutoshi)、什马一家 (the Shimas)、下家一家 (the Shimoies)、铃木孝典 (Suzuki Takanori)、田田政信 (Tada Masanobu)、竹岛宏 (Takeshima Hiroshi)、丰田久留 (Toyooka Kurumi)、渡边雄二 (Watanabe Yuji)。

• 中国：高明 (Gao Ming)、哈罗德·勒纳 (Harold Lerner)、李玲 (Li Ling)、吴昆庭 (Wu Kung-ting)。

• 其他地区：奎西·瓦·普拉 (Kwesi Kwaa Prah)、丽贝

卡·泽菲特 (Rebecca Zeffert)。

除了这些人,我需要向我极好的编辑奈杰尔·奎尼博士 (Dr. Nigel Quinney) 致以由衷的谢意。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将很可能无法出版。而杰夫·乌尔班契奇 (Jeff Urbancic) 设计的封面很棒。金·鲁希 (Kim Rusch) 绘制了所有的地图。我在普雷格 (Praeger)、希拉里·克拉格特 (Hilary Claggett) 和希瑟·斯坦斯 (Heather Staines) 的编辑对我提出许多特殊的要求和询问表现的宽宏大量,通常而言,很少有作者会拿这些问题来烦恼他们。国家民主基金会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的菲尔·科斯特普洛斯 (Phil Costopoulos)、外交政策研究所 (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特鲁迪·奎纳 (Trudy Kuehner) 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亚历山大·列侬 (Alexander Lennon) 针对我向其编辑的期刊提交的论文提出了他们的评论意见,这有助于某些章节的最终定稿。

本书的某些章节是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拓展:

- 第5章是在发表于《华盛顿季刊》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Washington Quarterly* 29 (4) (Fall 2006): 81 ~ 97)
- 第6章是在发表于《奥比斯》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Orbis* 51 (2) (Spring 2007): 299 ~ 311)
- 第8章是在发表于《民主研究》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 (3) (July 2008))
- 第9章是在发表于《奥比斯》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Orbis* 50 (3) (Summer 2006): 501 ~ 517)